

●褚半农 著

《金瓶梅》

中的上海方言研究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

序

黄霖

褚半农先生将这部《〈金瓶梅〉中的上海方言研究》的书稿寄给我的时候，同时夹了一本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散文集《听雨怀忠堂》。想不到这位刚认识而还未谋面的朋友是个写散文的高手，以前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《过去不会过去》。因为我这几天极忙，本想拜读一下书稿后即“直奔主题”，应命作序，可是那本《听雨怀忠堂》竟还是“喧宾夺主”，先吸引了我。因为一翻开这本集子所映入我眼帘的都是些上海郊区的小镇、乡村、田野、花木，……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普通通的各色人等。这就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情，将我拉向了已往的童年。我在他所描绘的七宝、闵行一带的风情画里，着实地重温了一下邻近黄渡小镇上幼年生活的好梦。比如，他写朴榆树道：“每到春末，枝头上会结出一串串深绿色的小圆果。一到这季节，顽童们就到自家竹园里砍根竹子锯下一节做枪管，再用竹篾做推杆，把朴榆果填进枪管做子弹，将推杆用力一推，随着‘噼啪’一声，子弹就飞向远方的目标。”这是多么熟悉的情景啊！我小时候，就是个常常采朴榆果当子弹打的顽童，有时候采不到朴榆果，就用泡烂的纸粒来替代，噼啪噼啪，到处乱打。可是，在城市里长大的儿子、孙子们，是再也不能想像这些土玩意儿了。因此，我对半农先生的散文特别有兴趣，这不仅仅是他用真诚、朴实的感

情,描绘了他所热爱而又熟悉的上海市郊的农村和小镇的风情,向人们展示了在别处难以读到的那些名目繁多的花木野草、正在消逝的瓜果特产、平凡淳朴的芸芸众生,以及于琐琐屑屑处隐蕴着人生哲理,在土里土气中充盈着人文精神,而更重要的是,他的一种深沉而炽烈的乡情直接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
半农先生散文之所以有浓郁的上海市郊的特色,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他熟练而自觉地使用了这一带的方言土语,文字中时露一些“乡气”,常常使用的“乡下头闲话”,如有“断命”、“头级工”、“咸酸粥”、“鬼头风”、“书包翻身”、“拔挺喉咙”、“停工罢日”等等,触处皆是。就是在《后记》中,他也从“街路”写到“弹街路”,再说“绞圈房子”,用了“‘格登’一下”这样的词语,如此等等,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家乡语言的热爱。或许也正是这种对家乡语言的特殊感情,他才会从《金瓶梅》中读出了许多家乡的方言,才会“有这样的好心想,这样的好神思”,在做了几百克重的卡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《〈金瓶梅〉中的上海方言研究》。

应该承认,他从《金瓶梅》中勾稽出来的“上海乡下头闲话词语”,的确还活在当今的上海市郊西南一带的口语中;他的文章,从词汇、语音、语法不同的角度来分析《金瓶梅》所具有的“上海乡下头闲话”的特点,也言之凿凿,令人信服。有的地方,真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好眼力,比如“一家”这个词,似乎研究《金》学的语言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它,而他却看出《金瓶梅》中的多处“一家”乃不是“一家”,而是“一个人”的意思。如第31回写西门庆加官生子,双喜临门,摆酒开宴时,琴童跟玉箫开玩笑,藏掉了一把酒壶,晚上收拾家火时闹得侍宴的丫环们一片慌乱,玉箫怪小玉,小玉骂玉箫,两个人闹到月娘那里,被月娘痛骂了一顿,说:

我省恐今日席上再无闲杂人,怎的不见了东西?等住回看这把壶从哪里出来?等住回嚷得你主子来,没这壶,管情一

家一顿！

这“一家一顿”，确是“说等会西门庆回来，你们两个人每人都要被打一顿”，也即是“一个一顿”的意思。为了增强说理时的真实性，他还常引用流行于当地的俗语、俗语、歇后语来说明与《金瓶梅》中词语的一致性。比如一个“落”字，在《金瓶梅》第 87 回有这样一段话：

（王婆）自己寻思：“他家大娘子只交代我发脱，又没和我则定价钱，我今胡乱与他一二十两银子满纂，绑着鬼也落他多一半养家。”

这个“落”字，就是“乘机揩油”的意思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半农先生就引用了当地的一句俗语：“匠人不落钉，屋里要出怪妖精；裁缝不落布，屋里要出怪妖婆。”这个“落”字即与上引《金瓶梅》例句中所表述的完全是一个意思。总之，半农先生所引的这些乡言土语，正是我自幼所熟悉的。所以，半农先生所作的《金瓶梅》中的上海方言的研究，我几乎都可以作证：《金瓶梅》中的不少词语、读音，乃至语法，确实与现在上海市郊的方言是相同的。

说起《金瓶梅》中的吴语方言问题，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在戴不凡、魏子云等先生的影响下也曾经注意过。在 1982 年的《〈忠义水浒传〉与〈金瓶梅词话〉》及 1983 年的《〈金瓶梅〉作者屠隆考》等文章中，曾经积极地利用过《金瓶梅》中的“吴语方言”来论证小说的作者，但我当时只是随手拈出几个例证，并没有像半农先生这样进行过全面的调查。后来，我在主编《金瓶梅大辞典》（1991）时，负责语词部分的老同事、浙江诸暨人谭兰芳女士，也很注意点明《金瓶梅》的这一用语特点。差不多同时，我的老同学张惠英在美国哈佛作研究时，也关注过《金瓶梅》中的吴语方言问题。她是语言学家，也是上海人，在她的《金瓶梅俚俗难词解》

(1992)一书中就十分强调《金瓶梅》中的吴语方言。但问题是,这些语词及语音、语法特点在吴语地区,甚至在上海市郊存在着,是否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所共有呢?如何能进一步去辨证这些语词、语音、语法在吴语地区,乃至上海市郊存在的唯一性呢?显然,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与此同时,另有一批语言学家如朱德熙、白维国、李申、张鸿魁等,或作论文,或编辞书,纷纷强调《金瓶梅》用的是山东等其他地方的方言,乃至有人从小说中找出北京、广东、湖北、山西等地的语词。不可否认,他们的工作也是卓有成绩的。因此,到目前为止,恐怕只能说:《金瓶梅》中所用的方言是十分复杂的。但不管怎样复杂,它确实存在着吴语方言,而且存在着不少现在还活在上海市郊的吴语方言。

那么,《金瓶梅》中的方言能否为作者问题的“‘破案’提供线索”呢?按理说,应该是能的。我也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。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破这个案还是困难重重的。这是因为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“镶嵌”了不少前人的作品,且往往是处理得十分巧妙,不露痕迹。比如,《金瓶梅》第九十八回结尾和下一回的故事,就是“镶嵌”了《古今小说》中《新桥市韩五卖春情》的内容,基本上只是换了一下人名与地名而已。假如我们没有搞清楚《金瓶梅》中哪一些是“镶嵌”了前人的作品,哪一些才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语言,那就要出大问题,会把前人的用语当作作者的用语来加以“破案”,这必然会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。像第一个提出《金瓶梅》中有吴语方言的戴不凡先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他所据的有些例证就是《金瓶梅》抄录《水浒传》的部分,如第二回“武松便掇杌子打横”等的“掇杌子”,第九回武松对郓哥道“待事务毕了”等的“事务”,都是《水浒传》中原来就有的,这怎么能证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用的是吴语方言呢?这只能说明《水浒传》中存在着吴语方言而已。因此,我们假如要根据小说中的词语来追寻小说的作者,首

先要弄清《金瓶梅》的“镶嵌”情况。但要弄清“镶嵌”的情况，真是谈何容易！前人的作品已大量散佚，我们怎么能去按图索骥呢？我总认为，在《六十种小说》中肯定有不少作品被《金瓶梅》所“镶嵌”，但目下我们能见到的只剩十几种了。看来，我们要彻底搞清《金瓶梅》的“镶嵌”情况是十分困难，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只能退其次：我们应当特别注意《金瓶梅》“作者在抄录现成作品时所作的改动之处。这种改动，才是较真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色”——这是我曾经提出过的区区之见。可惜的是，时间过去了二十年，能注意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。相反，还不时见到一些人在未能确定所摘的一些《金瓶梅》中的词语、事物究竟是否是作者所写时，就轻易地来证明作者的某某身份。这样的研究，在我看来，真是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。

如今，见半农先生对《金瓶梅》如此钟情，对语言的研究又如此热爱，是否能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注意分辨作者用语与“镶嵌”用语，为破解《金瓶梅》的悬案作出一些令人期待已久的结论来呢？当然，我也清楚，这个要求对于一个业余研究者来说，无疑是十分苛刻的。但我总觉得，做学问的成败主要在于有一种执着追求、刻苦钻研的精神。在我认识的业余研究的朋友中，不乏有真工夫的人在，他们的功力往往远在专业者之上；而相反，在专业的队伍中，也不乏淘浆糊的人在。半农先生在家里，“日逐吃过夜饭，就拿伊当桩事体，像正在读书个学生子”那样勤奋；去图书馆，“不晓得几转，老早出去，老晏转来”，“有时去得忒早了，只好候在外头，坐在阶沿上等开门”。这，就是做学问最可宝贵的精神。有了这种精神，铁杵就是能磨成针。我相信半农先生一定能在以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能看到更远更美的景色。是为序。

2004 - 11 - 1

（黄霖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《金瓶梅》研究专家）

目摇摇录

序..... 黄摇霖 员

夜山近摇晴山远摇晓山高..... 员

褚家之言

《金瓶梅》中的乡下头闲话试析..... 猿

《金瓶梅》中拣、过、寻等 员远个动词..... 猿

《金瓶梅》中的方位词..... 源

《金瓶梅》中的“两”字..... 缘

《金瓶梅》中的“杀”字..... 缘

《金瓶梅》中非名词之“头”字..... 缘

“一家”仅仅是一家吗？..... 缘

词语例释

《金瓶梅》中的上海乡下头闲话词语例释..... 苑

词语例释索引..... 员

附录：主要阅读参考书目..... 员

后记..... 员



夜山近 晴山远 晓山高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？至今未有定论。专家们考证出来的候选人也越来越多，王世贞、李开先、贾三近、徐文长、李渔、屠隆等等，一浪荡排个名单，约莫（摸）要有十七八个了吧。因为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作者，作者的籍贯就更无法认定了。

研究者就从书当中的语言去分析，去寻跟作者有关的迹象。鲁迅、郑振铎、吴晗等大家都说作者是个山东人氏，其理由是书中个对话全用山东方言所写。现据金学专家们研究、考证，认为《金瓶梅》里头的语言十分复杂，既有北方语言，也有南方语言。我从自家摘录的卡片当中随手抽出两张，上头记的是两个人话个闲话：


（1）西门庆道：“你休听人胡说，那讨甚么新娘子来，只因小女出嫁，忙了几日，不曾得闲工夫来看你。就是这般话。”
（第8回）

（2）玳安道：“精是攘气的营生，一遍生活两遍做！这咱晚又往家里跑一遭。”径走到家。（第46回）

能从例句中确定作者一定是山东人氏吗？恐怕不能。《金瓶梅》里头还有吴语，这也是很多金学专家明确指出的，就像例句中的“讨新娘子”、“闲工夫”、“生活”、“一遍生活两遍做”、“跑”，不是很典型的吴语用词吗？但例句中的“精”、“休”、“这般话”、“攘气”、“营生”、“径走到”等又不是吴语了。作者是将吴语搭其他方言糅

合在一起写的,这种例子在书当中举不胜举。而就吴语而言,我认为又是上海西南乡下头的那种方言,上述两个例句中的“吴语”词语,即是。这样的词语,从《金瓶梅》头一回当中的“日逐”、“家伙”、“好煞”,到末脚一回当中的“打杀”、“明早”、“真个”等,每一回里头都能寻到好多,一看、一听就晓得这些闲话是属于上海西南乡下头个。

笔者出生、居住之地在上海西南,现属上海闵行区,大约莫(摸)距莘庄镇3里、七宝镇6里,朝西首不到一里路便是松江县(今为松江区)地界,向西北八九里路,即到青浦县(今为青浦区)地界了。这个地区,老早也是松江、青浦、上海三县交界之处,历史上都曾属松江府。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)划华亭县五乡置上海县。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从上海县和华亭县析部分地建青浦县。在明代时,七宝浦汇塘落北属青浦县,南首隶松江县,它的东首便是上海县地界。1958年以前,上海、松江、青浦三县都属江苏省,后划归拨上海市。按照现代语言学家的划分,这些地区都属松江方言大区。三县的耕种习惯、生活习俗大致相同,田里出产个物事基本一样,民众也历来都有交往,并相互通婚。三个地方个闲话除发音上略有差异外,没有太多的不同。那些从生产方式、生活习俗、风俗习惯上出现、形成的上海乡下头闲话,一直是这个地区民众用作交流的工具并代代相传。至少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时,因为“远离”上海,民众不会或不大懂普通话,加上交通、通讯等个不便,这些地区与外头的交往、交流还不大(不少老娘家甚至一辈子未去过上海),口语里除了多子(仔)几个与集体生产、政治运动有关的词语外,大量的生活用语、生产用语基本保持着语言的原生态,特别是那些“土著”色彩很浓的词语,其含义同几百年前头几乎完全一样。笔者居住之地及四周围四十多岁以上的人群中,到现在都还在用这些闲话交流(当然,两家头或几家头相骂时也用这种闲



话)。我从出娘胞胎以来，从会说话起，从懂事起，每日听个、讲个也是这种闲话，直至如今，闲常谈说、交流用的也是这种乡下头闲话（说普通话时除外）。所以我在阅读《金瓶梅》时，尽管书里头也夹有不少其他方言，或者说它是以北方言话为主写成的一部书，但仍能一下找出夹杂在当中个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（自然属吴语的一个分支）。全书也不是如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所说，只在《金瓶梅》五回当中有“吴语”，而是每一回里都可以寻到夹杂其中的吴语（也即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）。

我是从我个语言实践、语言积累去理解《金瓶梅》中那么多的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的。自然，其中不少乡下头个“土著”词语在普通话里也有，在其他吴语地区也有，这很正常。这些全国通用的词语，就像造房子用的有些建筑材料，它们可能用在北方的房子上头，那当然属于北方民居系列了；它们可能用在南方的房子上头，那就属于南方民居系列了。就是同属吴语方言区，各种民居也不完全一样的。南方民居常见的飞檐翘角，在上海、浙江、福建等地的民居上也各有不同，只要把这些地方的房子作个比较，就可以看出互相之间的明显差别来了，决不会混淆。《〈金瓶梅〉中的上海方言研究》中的那些“建筑材料”，既然被作者用在了上海西南乡下头特有的民居——绞圈房子上头，那么它只能属于当地民居系列了。或者说，作者建造的那幢房子，打地脚用的材料是北方语言，而地面上的建筑物，其中一部分比如说厢房、仪门、稍间等是绞圈房子的样式〔外加四周围个枪篱，说不定边头有几棵谷树，东家还养子（仔）不少众生〕，是当地的作头带子（仔）匠人造个，采用的只能是上海西南乡下头的那种方言材料。何况作者使用的建筑材料中，有些构件是无论如何不能用到其他系列民居上的，是绞圈房子独有的，在《金瓶梅》中这类“建筑材料”的数量还不少哩。再打个比方说，《金瓶梅》中那么多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词语，可组成一座金

字塔，它的地脚及塔个下头，是既在当地通用又可在全国通用的那些词语，它的当中间里是部分吴语地区使用的那些词语，上头及塔尖上的那些词语使用范围只在上海西南乡下头，或者说只是在松江方言区内使用，就是建造绞圈房子用的那些构件。

《金瓶梅》里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中的交关词语，我没能相关的方言词典里寻到词条或例句。没有寻到，不等于它们不是当地方言。它们存放在当地人的肚皮里、嘴巴里。即使你有好心想，好神思，加上有闲工夫，但要想将某一地方的方言俗语一塌括子全收集起来，几乎是不大可能的。我收集有当地的俗语、歇后语等总共数千条之多（大部分是没有被收入方言词典中的），那是我几年、十几年慢慢二收拢来的，我仍不敢夸口说收集全了。方言的数量太多了，也太复杂了，一本方言词典要在较短时间里编成，更是无法搜全其所有的。比如为俗语“阿大着新，阿二着旧，阿三着破，阿四着筋”，某报在三个多月当中有四篇稿子涉及其中的“筋”字，开头解释成肌肉，有人提出异议，后头又说此话可能出自吴语区，一查《上海方言词典》，可里头只有“筋筋拉拉”，用它来解释“筋”要转个弯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当地却有“筋筋攥攥”一词，可它至今还在词典外头。而“筋筋攥攥”一词，同“阿四着筋”有直接关系的。这个俗语当地及四周围的人都懂。你总不能因为这个词尚未进入词典而不承认它是方言吧。一般来说，方言词典作者虽说是该方言区的人，但他只能是其中某个小地方的人，对这一小地方的方言熟悉一些而已。也有的虽是当地人，但因上学、工作的原因离开长远了，对一些本地闲话反倒会不熟悉。我曾将本书中的有些“语料”说给原是当地、后离开当地的人听，人家都是老底子个大学生，有的还是学中文的，他们直言有的听不大懂了，有的需讲解后才能想起或理解。当然可以下去采集，但毕竟是第二手、第三手资料了。我就看到过在几本公开出版物上本地人将本地方言词语



注释错了的例子。如把“经布”解释成“织布”，虽然都和“布”有关，但“经布”在先，“织布”在后，两者工序完全不一样的。上海西南乡下头有一地名歇后语，叫“竹园里经布——川沙”，这“川沙”是“穿纱”的谐音，“穿纱”是经布的主要工作。这一歇后语把经布的特点说清楚了。当地有一种点心叫“塔(塌)饼”，明明是糯米粉做的，却被注释为面粉做的，连制作方法也解释错了，而面粉做的当地人却叫“烧饼”，正像卷制面和水面都是面条，但它们是不同的面制品一样，当地人把两者区别得清清爽爽的。反过来，在方言词典里能找到的词条或例句，又不一定全是我们当地的方言，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方言。属同一方言的地域也太大了，同一里头还有不同一。

《金瓶梅》书中的上海西南乡下头的方言数量很多，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，有些方言词语非常之特殊，特殊到真个只有当地人使用，只有当地人才懂得它们的意思。它们是这座金字塔上头及塔尖上的词语。如“东头”一词，这个地区的人是以自家个居住地为主，称东面为“东头”，西面为“西头”的(也可另叫东首、西首或东壩西壩)。它就出现在《金瓶梅》中，意思也是东面。还有如“一家”这个词，在当地它不仅可以指“一家”，还可以仅指“一个人”，《金瓶梅》中居然也有这种用法。又比如提到“收成”一词，读者一定认为它与农作物有关，但《金瓶梅》中却出现了一个与农作物无关，却与死人、丧事有关的“收成”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个。书中“收成”这一个意思和上海西南乡下头人的用法完全一致，而在山东方言中无论如何不会有这个意思的。我为“收成”查阅过多种方言词(字)典及地方志，没有收获。但“收成(盛)”(“成”和“盛”在当地为同音字)二字就明明白白地出现在当地县志和乡志个记载中，都说是办丧事。还有那些特殊的动词(数量又那么多)，写法、读法、用法也同当地至今还在用的完全一致，这恐怕用偶然、巧合是无法说明清

楚的。

对《金瓶梅》中有些看似当地方言的词语，本书未予收录。如蹀蹀、膀蹄等，意思是很清楚，但它们在当地的字序刚好相反，即蹀蹀、蹄膀。又如书中经常出现的“蜡渣也似黄”，当地叫“蜡八渣黄”，两者意思完全一样，但因写法不同也未收录。

本书头一部分从几个方面探讨《金瓶梅》作者运用上海西南乡下头方言的特征，第二部分摘录了《金瓶梅》中几百个乡下头闲话的词语（词组及少量谚语），并逐个予以释义，用当地的俗语、俗语、歇后语来对照、说明。本书试图从文本研究方面去揭示某些重要特质，为找到真正个作者提供我个线索。但我也并不就此简单地认为《金瓶梅》作者一定是个上海人，因为书当中另有大量的用词（还有民情风俗等）明显不属于当地的。我只是想说，写出《金瓶梅》这本巨著的兰陵笑笑生无论如何同上海西南乡下头有过某种联系的，或者至少生活、工作过一段时间的。《金瓶梅》的字里行间透露出，他晓得这个地方个风俗，晓得这个地方个习惯，晓得这个地方个土话，又晓得得那么多。

但他到底是谁呢？

金朝词人许古在一首词中有这样几句：“夜山低，晴山近，晓山高。”夜山看上去很低，那是因为夜头看山时山影模糊；天好时日头高照，那山看起来就像在眼门前；清晨山上头云映雾绕，因此给人以高耸感。不管人们怎样去看山，怎样理解山，兰陵笑笑生就是那座让人看不准作个大山。

（文中黑体字为《金瓶梅》中使用过的上海西南乡下头闲话词语，当地至今还在使用。）

《金瓶梅》

中的上海方言研究

褚家之言





《金瓶梅》中的乡下头闲话试析

《金瓶梅》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、市井切口、熟语民谚，乃至歇后语、俏皮话等等。但《金瓶梅》中的方言土语又不局限于某一区域，既有北方的山东等地方言，还有很多是南方的吴方言。在吴方言中，大量使用的又是上海方言，说得准确一点，是上海西南的乡下头闲话，也就是上海西南农村的闲话。几百年过去了，《金瓶梅》中使用过的上海农村闲话，至今还活在乡下头当地人的口中。

明代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：“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贗作矣。”为叙述方便，我把第53回至第57回称为5回，其他的称为95回。据我考证，其实这两部分中都有吴语，有两部分都使用的，如“一头……一头……”、“子”、“买办”、“湿答答”等；也有在5回中有而95回中没有的，如“气子”、“注疑”、“老死”、“呆登登”等，一看一听就知是“吴语”；在95回中“吴语”出现数量之多，频率之高不在5回之下，也有很多是在5回里没有的，如“口眼”、“气杀”、“图书”、“出娘胞胎”这些同样一看一听就知的“吴语”。这两部分中的吴语，说得更确切一点便是当今还使用着的上海农村闲话。这些乡下头闲话词语中，既有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数量词等实词，也有连词、助词、副词等虚词，甚至词缀都可见到其踪迹。另外还有俗语、口头语，甚至连一些秽语

和骂人的用词也与上海农村闲话相同；有些例句还是十分典型和十分独特的，有的词语还非得用本地语音来读才能读得通，才能理解其语意。上海乡下头闲话中有好多字是有音无字，写出来时只能用同音字、近音字（也即记音字）来代替，这在《金瓶梅》中同样能找到很多例子。

一、从实词分析：

《金瓶梅》大量使用上海乡下头闲话的词语中，不仅仅是有名词、代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数量词等，重要的是这些实词带有明显的上海西南地区农村特色。

米囤

应伯爵道：“妈，你且住，我说个笑话你听。……老妈见他衣服蓝缕，不理他，坐了半日，茶也不拿出来。子弟说：‘妈，我肚饥，有饭寻些来我吃。’老妈道：‘米囤也晒，那讨饭来？’”（第15回 P170^①）

～是上海西南地区农村中用来装粮食的器具，用稻草编成，圆筒形，直径可大可小，有底有盖，可编成几格，以方便使用，过去我也曾编过这东西。当地还有“老鼠跳进白～”的谚语，喻交了好运。～有时也可叫“囤”。例句中的～和当地的～都是用来放米（或其他粮食）的同一类器具。

奶奶

（1）……但见：……玉纤纤葱枝手儿，一捻捻杨柳腰儿，软浓浓白面脐肚儿，窄多多尖_鞋脚儿，肉奶奶胸儿，白生生腿

^① 本书例句除有注明的外，均摘自《金瓶梅词话重校本》，兰陵笑笑生著，梅节校订，陈诏、黄霖注释，香港梦梅馆1993年3月初版本。

儿；更有一件紧揪揪、红绉绉、白鲜鲜、黑裊裊，正不知是什么东西。（第2回 P22）

（2）刘婆子说：“哥儿惊了，住了奶奶。”（第58回 P737）

例（1）是西门庆头一次看到潘金莲，她在他眼中是一个充满着肉感的形象。这是极符合西门庆身份的一段描述。～在上海西南地区农村可以有几种意思，一是祖母，二是女性的乳房，三是乳汁，如婴儿吃奶就叫吃～。例（2）用的是第三个义项，例（1）用的是第二个义项，这同当地的用法一致。《金瓶梅》中还有几处也用到～，那是奴婢或对外人对女主人的称呼，如王姑子就称李瓶儿为～。

水面

西门庆道：“你两个打双陆。后边做着过水面，等我叫小厮拿面来咱们吃。”（第52回 P643）

香港刘吴本、影印本^①～前均无“过”字，人民文学社戴鸿森本^②将“过”校勘成“个”字。～的叫法上海西南地区农村至今仍有，如“我今朝去买仔两斤～，中浪向下面吃”（我今天去买了两斤面条，中午下面条吃）。～就是当日加工的湿挂面，但当地不用挂面这个北方特点明显的词。～是区别于其他面条的一个名称。

买办

（西门庆）早晨拿了五两银子与玳儿，教他买办鸡鹅鸭置酒，晚夕李瓶儿除服。（第16回 P182）

① 香港刘吴本指《会评会校金瓶梅》，兰陵笑笑生著，刘辉、吴敢辑校，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香港出版。

影印本指《全本金瓶梅词话》，兰陵笑笑生著，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8月第一版。

② 人民文学戴鸿森本指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兰陵笑笑生著，戴鸿森校点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一版，1992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。